

地

書叢杭文年青

輯一第

行印社版出年青

雷

柳

青



書叢抗文年青

輯一第

雷地

青柳

行印社版出年青

青年文藝叢書

地 雷

著 者： 柳 青

編 者： 青年文藝叢書編委會

出版
發行 者： 青 年 出 版 社

總管理處： 北京東單二條三四號

營 業 處： 北京 上海 西安
重慶 廣州 瀋陽
漢口 太原 濟南

1950年12月出版 1——15,000(京)基價5.00

錄

誤會……………(一)

犧牲者……………(一二)

地雷……………(二八)

一天的伙伴……………(六一)

在故鄉……………(七九)

喜事……………(九六)

土地的儿子……………(一二五)

談 會

那時是落雪的季節，大約還是立春前後不久，我在一種考察性質的旅行中，到了一個鄉鎮上。是在後方，在離黃河約莫還有二百多里的地方。當我在八路軍兵站醫院裏，和那裏的政治委員談畢話，已經就是黃昏時分了。我回到我住的那個小店子以後，因為天氣很冷，想再吃一點東西，就跑到門口的一家小飯鋪裏。

在那裏，我就和他（我已經忘記他的名字）初次相遇。我敢說：這完全是一個偶然的遇合。他的一張長嘴巴噙着向飯鋪老闆借來的旱煙袋，坐在炕沿上，那樣貪婪地吸着菸草，甚至煙鍋上還不時地發出吱吱的響聲。當我走進去的時候，他就連忙拿着煙袋，溜下炕沿來，讓我坐上去暖一暖。客氣得很，對於初次相遇的我，他那樣子頗像一個走江湖的老手。

年約二十四五歲，中等身材，瘦長的臉上長着一張長嘴巴。他不單嘴巴長，而且似乎很多嘴，能同各種各樣的人談各種各樣的話，這使得他成爲一個最可親近的人。譬如，飯鋪老闆就向我確定地介紹說：

「這人好人氣……」

我去的時候，他在那裏和正在包水餃的大師傅閒扯着，也許不是閒扯，他們好像談着老百姓抬傷兵的問題。看他那憔悴的容顏，看他那一身灰布棉軍衣很整齊的樣子，我並不經心地想了一想，相信他是那個兵站醫院的一個休養員。

我想得對。

我坐在飯舖的小炕凳上的時候，曾咒罵過天氣，一種上路的人最討厭的雪天。天空、山頭上、窗外的街道上、院子裏、樹枝上……到處是白茫茫的。

飯舖老闆很同情我，他直叢叢的鬍鬚中間露出來這樣的話：

「上路就怕這種天氣，」他說：「可下不時常。」

「好同志，就這天氣，前方一樣要打！」

那個「長嘴巴」用一種漠然的態度說着；長嘴巴裏，又噴出了兩口濃煙。

他開始問我「貴姓」，「那一部分」和「到那裏去」一類的見面話。我看他的樣子，並不懂不清楚我說的「部分」。因為在這個諸大的戰爭中，「部分」實在多極了。不過，他好像由我起身的地頭判斷，我並非什麼「壞蛋」，因此，他很高興和我談。

「很辛苦吧，嘿……」當他知道我的長足旅行的時候，他的不甚健康的臉和善地笑着，長嘴巴就露出幾顆粗大的牙齒。

「沒有什麼。」我這樣回答着。飯舖老闆就問我要什麼飯。

在開始籌飯的時候，我遞給他一支香煙，他很謙遜地接受了。吸着香煙，我們就談起來；漸漸談得很親熱，彷彿我們是老朋友，離別了幾年，又在這個小飯舖裏不期然地遇合了一般。

「你那部分的，同志？」我問。

「一一五師！」他說。

「一一五師那部分呢？」我接着問；我常常這樣。

「聽說現在歸陳支隊了。」

他看我的臉，吸了兩口香煙。

「那末，」我說：「你是掛了彩在這裏休養的。」

「對，對！」他點頭縮腦地說：「可是快好了，個把月的功夫就回前方去。」

一切都表現着很直率，而且是一個有趣多嘴的傢伙。我想：「假若問他是怎樣掛彩的，我也許可聽到一個有趣的故事。……」

但是，他等待着的兩碗水餃，這時端來了，熱騰騰地擺在桌子上。他扔掉香煙頭子，就將一碗擺到我這邊來，用微笑的眼色望着我，命令似地說：

「吃，吃！……」

我堅持着不擾他。的確，我如何能擾一個初次偶然遇合的陌生人呢？何況一個受了傷的大兵，腰裏能有幾個錢。但是，他却非要我擾他不可。

「吃吧，」他說：「都是革命的同志，誰碰見不吃誰的？我剛才還是抽你的紙煙着？先吃一點，同志，你的麵條眼下還不得來。」

他的態度很使我窘迫。

三番五次地催促我，我再不好意思不吃了。

「好，我嘗一嘗你的餃子。」我說，心裏暗暗地想：「這傢伙真怪！」

我吃了一個，不成，又吃了一個，還不成；吃了三個以後，我是無論怎樣也不再吃了。於是，他也安然地吃他的餃子去了。

他身體很虛弱，吃着吃着就滿頭淌着汗珠。他用手扯住袖口揩一揩額頭，又擦一擦眼窩，還向我解釋着：他在紅十字醫療隊開過刀才十多天。大腿上三八式步槍子彈是取出去了，可是身體還沒有復原。因此他想格外多吃點好東西，早點好了就回部隊去了。

雪天的傍晚，窗外仍然白晃晃的，屋裏就昏闇得很。飯舖老闆點了一盞麻油燈，放在我們的飯桌上。他吃過飯不久，就在暗悠悠的燈光前指天畫地，比山說水地回答我的「你是怎樣掛彩的」問題。

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（關於日子，他說他記得毫不含糊，並且說許多的大戰鬥的日子，他都記得）。他們一營人在薛公嶺截擊日本汽車。薛公嶺是一座亂石崢嶸的山，汽車路像一條灰白的長虫，一轉一灣一上一下地盤着這座山。

這一回，日本汽車要從東邊到西邊去。

「這兒，你看！」他用食指在油膩的桌子上畫着，擺起筷子說：「這邊一道溝，這邊又一道溝，汽車路就在這中間通過。我們佔領了這兩道溝旁邊的這個山頭，這個山頭。……個個山頭都佔了。日本汽車過來了，這邊溝裏就打；往這邊衝，這邊也打；往山頭上衝，山頭也打。這樣，他們的十九輛汽車就上了我們的擺佈，這一仗可要緊哩！那個時候正是日本佔了軍渡、柳林；想過黃河打咱們這兒的時候。……」他停了，緩了一口氣說：「這回咱們搞到的東西可多啦，槍呀，砲呀，大衣呀，白米呀……汽車放了火了。」

他似乎不大會說故事，剛開了頭，故事就完了。

「那麼，你是怎麼掛的彩呢？」我問，忍不住笑。

「你不要忙啊！」他改變了一下坐的姿勢說：「戰鬥快解決的時候，他娘的，我聽見我跟前的一個渠裏，有人呻吟的聲音。我就跳下去，原來是我們的一個同志掛了彩，躺在一灘血跟前，一步也不能動。我就攆他往上走。走着走着，猛然間我覺得大腿上一痛，血就淌出來了……」

血就淌出來了，就被送到後方來住醫院，就開刀……爲了「我們的一個同志掛了彩」；「可是快好了，個把月的功夫就回前方去」；在前方，一切都是緊張的，「就這天氣，前方一樣要打」——我幾乎把他的一切話都在腦子裏轉了一遍，甚至他非要我吃餃子的事，也都從新想過了。

我竭力想了解他。

「你參加八路軍幾年了？」

「我看看，」他說：「三五，三六……四年了。」

「四年了！……你是不是……」我考慮着詞句懷疑地問：「你是一個黨員，是不是？」看他的眼色，他見怪我了。

我立刻明白我不該這樣探問。但是，已經問過了。

「不是……」他遲疑了一下回答，於是低下頭去喝他的麵湯去了。

湯很熱，他用他的長嘴巴哺哺地吹着。碗上冒着水汽被吹向燈那邊去，燈光閃閃地跳着。我很後悔。我看見他喝着湯，覺得空氣很不自然，想找別的話頭來改換一下。

「陳支隊裏有多少人呢？」我就討好地問。

「咱也不曉得。咱下火綫多時了。」

他簡單地說了這一句，看了看我的臉，又低下頭去喝着他的湯。這樣，空氣依然是不愉快的。

我自認我的態度是無邪的——一個想寫點文章的人要求知道更多更清楚的态度，而他却好像有了什麼心事。當我用八路軍生活很苦一類的話對他表示同情的時候，他竟開始說起反話，說着一些同起初顯然矛盾的話。

「八路軍真苦，他娘的，我真不想再幹了……！」說着還搖擺着頭——完全沒有要我吃餃子時的誠懇，也沒有講他掛彩時的莊重。

他笑着——顯然是一種惡笑。

一會兒，我要的麵條也端來了，他看了看外面的天色，對我說：「天黑了。你吃飯，我要回去了。院部裏還要查他娘的病室哩，嘿……」

他付過餃子錢就走了。

吃過飯，那些拿長矛子的自衛軍查過店，我就要休息了。當我正要起身回住室裏去的時候，一道電光穿過片片雪花，在街上忽明忽滅地閃着，直移向那小飯舖的鋪門來。接着，鋪門裏進來一羣人，嘴巴和鼻孔呼着白煙似的汽。

我看他們一共五個人。

一個拿電筒的，好像是一個頭目；兩個揹步槍的，一進門就將步槍拿在手；另外兩個徒手，其中的一個就是剛才非要我吃餃子不可的「長嘴巴」。飯舖老闆還說他好人氣，他這時可用力做出兇狠的樣子，那長嘴巴看起來是更長了。

拿電筒的將電光在屋裏兜了一個圈子，就問着長嘴巴說：

「在那裏？在那裏？」

「就這個！」他兩隻眼睛死盯着我不放，指着我這樣回答。

這時，我已經下了炕，站在地下了。

飯舖老闆還眯縫起眼睛，看看他們又看看我，在那裏撲簌簌地發抖。雖然是在落雪的夜裏，他們帶進來一股寒氣，我看他並非因為發冷，而是怕我給他惹下什麼不吉利的事情。

老頭子不知底細；我却一清二楚這是爲了什麼。

我是有根有底的——那裏來那裏去，辦什麼事，帶護照……可是沒有辦法，那個「長嘴巴」又多嘴起來了，好像我們結了什麼冤仇，或者是我會謀害過他一樣。

「帶護照不幹正經事的可多啦！」他那長嘴巴很快地搗動着。

「穿得倒像，還戴的二餅子眼鏡。」一個徒手的打哄着。

「你啥子時候認識我們政治委員的？」一個拿步槍的問。

大家七嘴八舌亂講一氣，弄得我不知道如何應付才是。拿電筒的很穩健，他用半命令式的口氣說：

「既然你講你認識我們的政治委員，就麻煩你踏一踏雪，到我們院部裏去一下吧！」

我同意了，我知道這案子非這樣弄不清楚。

我們就一齊踏着雪，格吱格吱地通過冷清的街道。我走在前邊，他們凌亂地走在我後邊。一到院部，我就要求直端去見政治委員。

拿電筒的同意了，我們就一直走去。

政治委員的屋子在西邊的一排屋子中間，那裏點着洋油燈。見方的窗格子裏邊的燈光照得很亮很亮。

當最後進那屋子裏去的時候，只有兩個人——拿電筒的和我。別的人都在半路上一個一個地留下了，那個「長嘴巴」也沒來。

我們身上披着雪花，踏進門限，那天同我談了一整下午的政治委員就從公事桌前站起來，驚奇地叫着：

「啊——捉到了這樣一個漢奸！」

「哈哈哈哈哈……」他和我的笑聲重疊着。

一個小鬼給我們倒了茶，把茶壺放在就地燃着的木炭堆旁邊，就蹲下去用一雙鐵筷子弄着火。那個拿電筒的站着，直至政治委員命令的時候，他才走了。

我們吸着香煙，政治委員向我解釋着誤會。他說有一個休養員報告街上有個人，有幾成是漢奸。他說那個休養員說得很像，而且表示他恨極了，曾向他說：「非把這小子搞住不可！」

「請你原諒，這樣大的雪……」最後，政治委員道歉地說。

「沒有關係。」我一直微笑着，感到這誤會很使我愉快。

政治委員看我的樣子，也高興地笑着，但是，我並沒有告訴他，他的那個長嘴巴休養員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啊！

頃刻以後，我要辭別了。他命令那個原來拿電筒的人送我去。當我穿過走廊，轉到門口的大院子時，我突然覺得在後邊雪上有點微小的動靜，轉頭一看，那個「長嘴巴」又不聲不響地趕上來了。

「對不住啦——同志！可是都是爲了防壞蛋……」

夜幕包裹着一切，地面上的雪也映不出他的表情；我只聽見他說話的聲音——很小聲的抱歉的音調。他說完，還繼續跟我一齊走着，好像還有些話對我說，可是他並沒有說。他走着暗中找尋着我的手，找到一隻就握住它。在那落着雪的夜間，我只感到他的手才是溫暖的——不，乃是

我的心感到他的心是溫暖的！

一九三九年八月，在隰縣川口村。

犧牲者

——記一個副班長的談話

朔風呼嘯着，令人想起那天深夜裏汾河鳴鳴的流水。在南部呂梁山上，昨天竟日落下的積雪被風掃着，像灰塵一般從山頭上湧進溝壑裏去了。山窪裏樹杈搖曳着，悲鳴着。太陽沒有溫暖，發着月亮似的光。這時候，汾河上的田村戰鬥還未過三天，排長帶着我們一個班，便又在這樣的山巔上向盤據雙池鎮的敵人警戒了。在十二連吃過晚飯來換哨以前，我們大概沒有希望離開這個天氣惡劣的哨位了。

排長在內，我們統共八個人——兩個班長，戰士們在新近一次補充以後又少了一個，剩得五個人了——除了輪流着一個在崖畔的立射工事裏站瞭望哨，七個人就都鑽在農民們爲了夏季避雨而挖的山窩子裏。昨晚我們上哨的時候帶來了一點木柴，但是夜間很快就燒完了，都冷得乞兒一般，和衣在稻草上躺了一夜。早飯以後，政治指導員遣人從連部送給我們一捆木柴，而且還有每人半斤的山藥蛋。現在，我們將步槍靠牆立成一排，胸脯上掛的手榴彈也解下放在各人的槍邊；都坐着自己的背包，圍繞着熊熊的火堆，燒着山藥蛋……

山窰子裏濃濃的白烟壓在我們頭頂上，到窰口，它立刻被風撕得一條一塊，飛上去，消失了。我們在這裏一個挨一個擠成一圈——不冷了，火昇紅了，山藥蛋燒得出味了……應該快活起來的時候，反而個個人從中意識到悲慘來，越發保持着深沉的靜默。唯一的原因便是我們這樣緊攏着，就想起少了一個同志。那是我們兄弟一般親熱的，上級首長們一致讚許的，年青的塌鼻子馬銀貴。前天，田村戰鬥中間，他犧牲了。

有的用柴撥一撥火，有的翻弄着火邊的山藥蛋，都好像悄然諦聽着外邊風的吼聲和面前火堆的叭叭吧吧的響聲。心都沉甸甸地下墜着，陷於一種傷逝的悽楚中。

「排長……」劉占鰲——我們都叫他「關公臉」；在火前臉更紅得像一顆火球，翻弄着熱灰裏的一顆山藥蛋，想說又不想說地遲疑了半天，纔說：「排長，俺們有個心事，想問你一下，嘿……」

「講吧，看你難受的那股勁兒哩！」排長直然說。

「其實也是點小事，」他這纔將那顆未熟的山藥蛋埋在原處，開始道：「你知道十一月的津貼發發了，俺班裏領得一塊的三張，五塊的一張。三塊零的給了張守福、魏吉德和嚴醜貨了，五塊疙瘩票到如今還在副班長身上嘍……」

「不走街鎮，實在換不開。」我撥着火陰沉地插口說。